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目錄

書師還穀梁說辨

錢唐張應昌學

○內會外兵書及書會內志外志與謀不與謀辨

左氏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非也安有連兵合衆人君親將而曰不與謀者哉以左氏考之先謀而後伐者稱會多矣不必云及也劉敞權衡

愚按內會外兵書及書會舊說內志外志之例與內盟誤說同劉氏辨左傳與謀不與謀之說是矣或者曲全其說謂左氏所謂謀者始事之謀也劉氏所謂謀者臨事之謀也亦非確義趙東山謂君大夫將言會微者言及攻之全經亦多不通蓋侵伐入救等事有先行會禮者有不行會禮者與內盟事同書法亦同義見內盟書及會門

隱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按舊說皆以爲內志惟趙氏屬辭以爲書公及㓝上文會時來

與桓十二年及伐蒙上文會盟武父同例○伐可稱會人不可稱會故書及拘內王之說過矣徐庭垣管窺○按此又一說亦通

桓十二年冬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參看內兵及戰門○趙說見上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師及齊師是蒙上文次郎治兵見其役之久而專爲圍郕也諸儒泥于書及不書會謂魯欲取郕結陳蔡同伐陳蔡不至乃藉力于齊非也吳氏辨之是矣若書會齊師則讀者必疑次郎爲他事而治兵又安知其非於國內乎袁自超宗朱辨義○按吳氏徵論齊欲圍郕非魯欲取郕甚確見書降門張氏謂書及是蒙上文更通

宣四年秦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以上內會外師書及

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隱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桓十五年冬十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桓十六年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莊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莊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莊二十八年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七國諸侯侵蔡遂伐楚

又　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等六國侵陳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等五國諸侯伐鄭圍新城

文三年春叔孫得臣會晉人等五國伐沈

文九年春公子遂會晉人等四國救鄭

宣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宣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等會晉郤克等及齊侯戰于鞌

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成七年秋公會晉侯等八國諸侯救鄭

成八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成十年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成十三年夏公自京師遂會晉侯等八國伐秦

成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等伐鄭
又　冬公會單子等伐鄭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等八國大夫圍宋
又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等次于鄫
襄五年冬公會晉侯等六國諸侯救陳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伐鄭
襄十年秋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伐鄭
襄十一年夏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伐鄭
又　秋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伐鄭
襄十四年夏叔孫豹會晉荀偃等十二國大夫伐秦
襄十六年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襄十八年冬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同圍齊

定四年春公會晉侯等十七國于召陵侵楚

以上内會外師書會

○内會外兵會及並書

愚按李氏廉謂一事始書會後書及者皆所以著内外之志家氏鉉翁趙氏汸說同皆誤於内爲主書及外爲主書會之例而曲爲說也舊例既辨破則會及並書者亦只是先期行會禮而後舉兵爾

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等帥師會晉郤克等及齊侯戰于鞌

○會盟而後伐救會侵而再有事亦先書會後書及

桓十二年十有一月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侵蔡遂伐楚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僖十五年春公會齊侯等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愚按趙氏屬辭曰救徐言及蒙上文諸侯之會言之也是也則及鄭伐宋及江黃伐陳書法亦然也與會而後盟者盟書及同

○兵事後會

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李說見下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公羊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本不預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劉敞傳○非既約而後期與袁僑如會同高閌集注○魯自盟柯已平於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討宋命上卿帥師往會示從伯之意

兵事後會

張洽集註 ○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曹而不煩遠兵然魯方從伯故齊雖不徵于魯而魯自往會之吳澂纂言 ○內大夫會伐者八獨翬會四國伐鄭與單伯會伐宋皆先列諸侯之伐然後稱會蓋後會之文李廉會通

○書會師卿不敵公君不會大夫辨　｜　不書大夫重師辨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見齊魯交兵門 ○晉師至而齊師已還故晉救不書夫魯三家合力猶不足以禦齊特以此時政在陪臣制於陽虎而使公出境求師非道矣況晉伯已壞師出後期無濟於事何足恃乎則不若與齊平之善矣餘光存俟 ○士鞅不書辭當然也使書會晉士鞅則似以他事會而不知晉以師來與救之後期矣日講解義 ○書會士鞅則似別行會禮而不知其以師來救也方苞直解 ○

杜云卿不書禮不敵公也故春秋以大夫列於諸侯下者多矣如盟新城趙盾盟扈莒慶盟向甯速盟戚國佐會召陵國夏皆卿也何以書邪邵瑛規杜持平○愚按胡傳謂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不書士鞅而書晉師見人臣不可主兵權而有衆非也陳止齋曰不書士鞅貴師也亦非也張氏自超辨之

宣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不言會趙盾者兵會非好會也杜注會其兵非會其人故稱師孔疏○公羊曰此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案春秋諸侯會大夫者非一 穀梁曰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以其大之也按晉師先已書今四國會之爾有何義乎陸淳辨疑引啖趙說○胡傳謂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

而又書大夫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乃謹禮於微之意此蓋本公羊君不會大夫之說而考之春秋則有所未合也謂臣不可疑於君故君不會大夫則會師然會盟亦宜然乃文十四年盟新城以晉趙盾列數於諸侯之下而不嫌其疑於君何邪僖二十五年盟洮有莒慶二十六年盟向有衛甯速成十五年盟戚有齊國佐定四年召陵侵楚有齊國夏皆以君會大夫稱文列叙而無異辭何邪然則此書晉師而不書趙盾者其義安在蓋師與大夫等耳好會以同會之人爲主征伐則同行之師並重義㮣之大夫則必書大夫義㮣之師則師可書不必大夫也杜氏以爲兵會非好會者是也纂疏案、不言晉會四國而言四國會晉嘉四國也諸侯多從楚而四國去楚卽晉家鉉翁詳說○上書趙盾帥師救陳此言四國之君會晉師

方起兵時楚已移師宋境及其逗留在道楚已掠宋退師故宋陳二國得偕曹衛以會盾耳黃正憲○獨將救陳者急也合將伐鄭者緩也陳際泰五經讀○會稱師乃一事再見從略之常辭觀昭十一年楚棄疾帥師圍蔡下書楚師滅蔡亦承上之辭季本私考○會伐故書會師若書會趙盾則似盾與諸侯先行會禮而後伐矣方苞直解○其不曰晉趙盾帥師救陳遂會宋公等于棐林伐鄭而以諸侯會晉師爲文者晉師先在棐林故也葉酉究遺

○內兵不書主帥　微者不書、承上省文不書、變文不書　貶辭諱辭辨

桓二年秋入杞

不稱主帥微者杜注○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程子經說○將尊師少稱將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內外所同也惟將卑師少稱人內與外異以本國之史不可言魯人故內微者不

言將趙汸屬辭○愚按謂不書公貶桓者非

桓八年秋伐邾

不出主名不言帥師微者彙纂孫復孫覺○愚按謂不書公貶桓者非

桓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

傳云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則及齊人戰者疆吏也此微者不言其人之例趙汸屬辭○或以沒公爲公之恥齊無故而伐我我有詞也何恥之有

凡師將卑師少稱人內不書魯人故沒之趙鵬飛經筌○不書其人微者也內卿帥師自入春秋即以名見故知爲微者方苞直解○不稱齊人而稱齊師則齊用衆兵恐亦非疆吏所能敵也當是大夫其不名者桓公之時不名大夫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穀梁云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孫氏復程氏端學家氏鉉翁因之非也

又　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微者及之也宋衛稱人亦微者也孫覺經解○張說見上

僖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穀梁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內言及外稱人皆微者孫復尊王發微○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以其國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吳澂纂言○高氏謂書及者蒙上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魯及之也然求之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偪陽遂滅賴之類此不言遂實魯及之爾汪克寬纂疏齊氏以為蒙上公會伐楚省文不書公見後○諸侯還師而江黃來會用地傳陳而以魯大夫監焉如會淮而伐英氏有徐人會召陵而滅沈用蔡公孫姓皆在會別遣將之証高尚然釋經○以上內會外兵微

者書及二內會外師君大夫將言會微者言及盡合謀者君與國卿之事也及則受成命於國微者之事也左氏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豈有爲人出師而不與謀者劉氏譏其例與事非辭及趙汸屬辭○按張氏自超本高氏說以爲蒙上文是齊及之逆是也之然汪氏所辨爲有據仍從之

僖二十二年秋及邾人戰于升陘　傳曰公及邾人戰

舊說　穀梁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春公伐邾取須句公卑邾不設備僖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爲敗胡傳○公不道伐取邾邑以起此戰惡之大者故諱不書公孫復尊王發微○春秋之義內不言敗言戰卽敗敗則不言其人穀梁曰不言其人以吾敗也孫覺經解、

駁辨　據左傳公實親戰而書法與戰奚同其爲微者之戰或諱公敗

晏之皆舊史之文也謂孔子以諱爲貶則義無所處方苞直解○不書敗及大夫將也或謂諱公之敗經不言我師敗績已諱之矣更諱公無義可據高澍然釋經

宣九年秋取根牟

陳氏傅良曰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以下征伐在大夫其說似矣然何以不書大夫帥師觀明年書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明著大夫之專伐專取矣張自超宗朱辨義○不目公非公也不目將非卿也以徐人取舒例之蓋取微國爲附庸也高澍然釋經

成六年春取鄟

襄十三年夏取邿

昭四年秋取鄫

義俱同上

昭元年取鄆

不稱王師將卑師少杜　○按以不書某師師為魯諱者未是

以上微者將不言其人

桓十二年冬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舊說　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諱之也不與公及鄭伯伐宋也孫復尊王發微　○孰及之公也不言公戰而不勝也劉敞傳

駁辨　內兵不書王師凡九內省文者三先書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次書及鄭師伐宋先書公伐齊納糾次書及齊師戰于乾時先書公會諸侯伐楚次書及江人黃人伐陳皆一出而再有事故省文齊履謙統紀　○不言公蒙前文也問有異事何以蒙之衞侯晉卒與盟武父同日故亦為間無異事也凡一事而再見者略之[illegible]　行說略　○孫氏以為諱何必為公諱乎高氏以內没公而稱及鄭

不爵而稱師爲均其罪然內卽目公鄭卽稱爵如戰郎諸侯皆稱爵又豈非均曾鄭之罪哉稱鄭師必非鄭伯曾亦必非公諸侯盟而大夫帥師伐戰事之常無足異者 張自超宗朱辨義

莊九年秋及齊師戰于乾時

舊說 胡傳以爲不復讐而納讐人之子故沒公以見貶孫氏復以爲不言公者納讐喪師惡之大者故諱之皆本公羊說

駁辨 公羊曰不言公不與公復讐也戴氏曰莊公所納者正讐人之子而名復讐可乎 程端學三傳辨疑 ○緣上文公伐不再書公乃屬辭之法書公則疑與納糾異役也非諱也 高澍然釋經 ○此公戰也曷爲不言公一事而再見蒙上文也 趙汸集傳 ○不言公蒙上也文定以爲貶納讐則上文伐齊納糾何以不沒公 應撝謙集解

僖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說見上

僖十七年夏滅項

按高氏澍然謂蒙上會淮曾受霸令特將之說最得見書滅

僖二十二年秋及邾人戰于升陘

不言公蒙上文也 趙汸集傳○上文公伐邾取須句

以上承上省文不書

僖三十二年取闞

其不書公取何也圍成可書公也曾地而書公取則其義舛矣

何以知非鄰國之邑而曾取之也上無侵伐之文也 方苞直解

以上變文不書公

外兵不書主帥但書國闕文 狄之外之辨

補說 夷狄舉號君臣同辭狄之也若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亦同於

夷狄舉號者秦穆叛晉報復再世終春秋秦為楚役使楚得志故春秋晉侯伐秦稱爵而秦伯伐晉稱人令狐而後秦晉交兵不悉書而秦伯伐晉但書秦絕之同于夷狄而已鄭自辰陵竊盟于楚從楚拒晉又一歲再伐許以怒楚反覆晉楚之間誠狄道也稱國言非復中國諸侯也晉為盟主楚會申伐吳滅陳蔡而晉方甘心舉狄稱國責其棄中國於楚非復諸侯之盟主也狄秦則諸侯之從楚者絕意於中國矣狄鄭則諸侯反覆晉楚之間者不足賴矣至於狄晉則天下諸侯惟楚是從矣此筆削之旨也趙汸屬辭本先儒孫氏陳氏諸說

辨駁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皆脫人字如夏五闕月是也說者直云狄之也抑不思春秋諸侯舉無道之師以伐人者衆矣孰非可狄者何獨是邪宣二年秦伐晉猶文十年伐晉也而以秦師書成四年鄭伐許猶三年伐許也而以鄭伯書昭十五年

定四年晉伐鮮虞猶昭十二年伐鮮虞也而以晉荀吳及士鞅書何爲而不狄之哉此可見其說之窮矣黃仲炎通說文十年不稱人或曰貶也非也伐國多矣何以獨於此爲貶此直畧辭耳猶之殺大夫或稱國或稱人文有詳畧非義例所在也郝懿行說畧昭十二

愚按秦鄭晉征伐舉號者各一以爲貶辭者謬也黃若晦論之最明顧氏棟高辨之而益顯二家並以爲闕文杜注以爲告辭畧者二以爲史闕文者一而孔疏云告辭畧史卽闕之則杜孔亦皆以爲闕文也闕文與畧辭義並通也

文十年夏秦伐晉

秦伐晉以號舉先儒多以爲罪秦者蘇氏轍家氏鉉翁王氏樵皆主闕文之說而黃氏仲炎尤暢言之彙纂案○黃氏說見前顧氏棟高從黃氏駁罪秦之說見秦晉交兵門○以爲狄秦者程

子胡安國孫復孫覺謂令狐之役報復不已故黜之按晉背先蔑立靈公又不善諭秦秦不受欺報復亦常情耳何以遽罪秦陳止齋謂自滅滑後秦爲楚役故貶之然貶之於伐晉毋乃太早乎惟闕文說是家鉉翁詳說○闕文也說者以爲狄之惡其報復不已也考之左傳晉再伐秦秦始一報未爲已甚而遽狄之則前此于殽于彭衙晉三敗秦師何以不狄之朱朝瑛略記○諸儒以此及鄭伐許晉伐鮮虞爲春秋貶三伐國伊川以爲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爲事則貶之也文定從之夫晉之立君舉棋不定既逆雍于秦而又拒之秦非始謀納雍者晉自逆公子而屈喪秦師秦之恥辱若何而猶以一報爲罪春秋不若此之苛也陳氏以爲晉主夏盟惟秦能加兵于晉使晉不得專力于楚者秦爲之也然秦雖

西戎秦穆內交中國晉文之伯秦穆助之自敗于殽而秦晉爲仇是晉之絕秦非秦之絕晉也秦穆悔過而卒秦康嗣世正兩國釋先怨講新好之時趙盾謀國舛謬敗秦令狐秦之仇晉益深是晉之開釁于秦非秦之搆怨于晉也其後秦交于楚而屑齒相依則中國爲叢驅爵而又何罪于秦哉且不貶秦于前後伐晉之師而貶于報納公子雍之怨尤爲苛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杜注不稱將帥告辭畧

成三年冬鄭伐許

杜注同上○鄭舉號闕文也同一伐許不外之於前不外之於後獨於此焉外之決非春秋之義也以一年再伐爲甚惡則明年又伐而且忘喪其爲惡益甚何不外之而反罰之朱朝瑛畧記○伊川以爲一年再伐故外之然襄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年齊再

伐曾襄二十五年鄭再伐陳何以不外之邪何氏以爲惡其比楚故外之范氏以爲伐衞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外之文定則曰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始專意事楚不通中華其所以異于楚者幾希若是則當於事楚外之於背晉外之於伐衞外之於叛諸侯之盟外之何獨外於伐許哉文定又以爲馮弱犯寡再動干戈于鄰國夫春秋諸侯大陵小強兼弱衆暴寡率以爲常當比二百四十二年之諸侯而外之何獨外於鄭之伐許哉鄭不以道義自強附楚亦外朝晉暮楚亦外當比鄭君臣終春秋之世而外之何獨外於是年之伐許哉陳氏以爲諸夏之變於楚鄭爲亂階至于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敗晉于邲盟十有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爲之若是則當於盟辰陵外之於盟蜀外之不當外其伐許 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二年冬晉伐鮮虞

杜注不書將帥史闕文孔疏或是告辭畧史闕不得書亦得言史闕文也○鮮虞杜氏謂白狄別種在中山者公穀欲附會狄晉之說或以鮮虞爲中國或以爲晉同姓國皆非也此與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三處皆春秋闕文爾齊履謙統紀○案三處不稱人蘇氏轍程氏端學王氏樵皆主闕文之說而黃氏仲炎言之尤暢此條齊氏履謙所駁公穀狄晉之說尤爲有理夫欲以晉爲狄道而反以鮮虞爲中國本夷狄也而中國之本中國也而夷狄之顛倒夷夏如此何也其爲闕文更無疑也顧棟高大事表○闕文也以爲行詐而外之春秋之行詐者可勝外乎朱朝瑛畧記○劉氏以爲悖信明義中國之道懷利尚詐致亂之道晉悖中國之道反行致亂之事故貶然春秋之不尚信義久矣秦因

戌而謀鄭楚奉孫吳而滅陳重幣甘言以誘蔡齊僖朝于紀而襲紀衛禮至仕于邢而滅邢何獨貶乎晉晉之執虞公也館于虞而襲虞何獨貶乎伐鮮虞哉陳氏以爲楚虔弑君之賊執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名以盟中夏而晉方連年有事于狄鮮虞然商臣以弑君之賊滅江滅六而晉襄方連年搆兵于秦陳鄭受盟于辰陵十二國盟于蜀楚人入陳圍宋而晉景方連年用師以滅赤狄襄景之不責而平昭是誅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諸侯之師不序惡之賤之畧之之辭

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諸侯之師曷爲畧而不序頓胡沈則君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不同故統言敗某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

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也胡傳○諸侯之師未有畧而不序者今畧而不序何也頓胡沈皆君也蔡陳許皆大夫也將言及其君與大夫戰敗則未陳也將言敗其君與大夫敗則胡子沈子滅陳大夫獲不可止言敗也故畧言敗其師而詳其滅獲於後記事之宜也蘇轍集解○桓十三年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此不每國書師而總云師者是史畧文非義例也賈逵云不國國書師惡其同役不同心按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傳云宋衛與蔡不和而敗亦是同役不同心彼不變其文何邪賈說妄孔疏○愚按孫明復以不序六國爲貶之非也趙東山曰諸侯以師從夷狄畧之也不若胡氏蘇氏說精

○書以師穀梁范注辨　公以楚師襲晉蔡以吳襲蔡辨

左傳能左右之曰以（僖二十六年傳）○公羊以者行其意也○穀梁以者不以者也（俱桓十四年傳）

能左右之者專制其用征伐進退率意而行故變會及之文曰以若伯主之命則上行於下非例所及（孔疏僖二十六年）

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言用他國之兵而不自交鋒也何以知其然經書以者三柏舉之戰左氏所敘事迹皆吳楚自戰都不言蔡經文云吳入郢亦不言蔡可見蔡不交鋒也穀梁范注云本非所得制而今得制之蓋言宋不制齊而今制之則莊十五年宋齊邾伐郳何不言以又定四年蔡侯以吳子豈是能制之哉（陸淳纂例外伐門引趙匡）

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列國之兵有制皆統於天子非諸侯所得私用也私用則兵出不復有制矣大亂之道也私用之與私爲之用皆罪也故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桓十四年胡傳及李明復集義引程子謝湜說參）

春秋諸侯主兵四百一十有七而書以者三蓋諸侯自相讐敵報償雖總十數國之師亦各自伸其意也言以則是以我之故而諸侯舉兵從我也侵伐入滅之類但書主兵者爲首倡率諸侯之罪已重矣書以其罪又重於主兵之罪也若但主兵居首則不見諸侯之師本無侵伐之意也公羊曰行其意也是也 孫覺經解 桓十四年

桓文之用諸侯不言以公用之也用之以公則人自用之也用之以私則我用之也 蘇轍集解

伐何以言以已不能敵而假人以爲用也德不足服於人而以人義不可服於人而爲人所以是謂以私濟私皆失正也 葉夢得傳 同上

春秋諸侯合他國之兵以濟其欲者但書主兵者以首罪未嘗皆書其所由合也惟宋以齊蔡衛陳魯以楚蔡以吳三見書夫合他國之師而主兵與乞師于人而已用之其罪固不相遠何獨志于此三者

蓋宋二王後而上公也魯之所以者楚師也蔡之所以者吳子也自人春秋會盟征伐皆以宋公居先是時天下無霸宋公乃諸侯所聽命者也不能合諸侯行天子之命而反以四國之師償其私怨信公蔡侯乃恃夷狄之彊捨中國而求之其罪又大于宋矣此春秋挈是三舉而特見也 葉夢得春秋攷

書以師三以者能左右之而行已意也齊蔡衛陳本無意於伐鄭而伐鄭者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而伐齊者魯以之也吳子本無意於伐楚而伐楚者蔡以之也春秋摠征伐皆惡之況於以人之兵伐人之國哉 呂大圭或問 桓十四年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者矣書以此伯之所由興也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書以者必中國用夷狄者也 陳傅良後傳

公之時楚惡賜張安肯聽進退於弱魯蓋公子遂如楚乞師至而
公執鞭弭以從之者也定公之時吳勢大熾豈仰指揮於蔡昭蓋昭
侯以其子乾及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吳師出而昭侯爲之負弩前驅
者也春秋定名分植綱常宋爲上公牽四國伐鄭紀其事以著其非
而已至魯隨楚蔡隨吳以周室懿親而借兵力于僭王之國辱已甚
矣聖人爲中國存體統不少假借王者以權大書公以楚師見宗邦
之用南蠻而非聽命于南蠻也大書蔡侯以吳子見諸夏之用勾吳
而非聽命于勾吳也吕黎子曰春秋謹嚴此類是也陳遷鶴紀疑
用他國之師而書以者藉所以而後能戰伐也故霸國會討列國進
兵皆不書以必以弱假強而後書以方苞直解桓十四年
以者恃人之謂弱以強寡以衆也故霸者不書以諸侯首兵亦不書
以高尚然釋經同上

王師不書以見王師門

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穀見前○宋公不道執人之卿易人之君又求賂無厭怨突之背已自量力不足以加之私用四國之兵宋公之罪斯爲尤重故書以高閌集注○鄭突賴宋得國而背其賂宋因仇之魯桓平之宋人不從鄭遂與魯伐宋戰于宋宋以鄭突背德且至見伐積其忿怒乞師以行其意夫宋不自反其黨庶孽徇貨賂之失而擅用列國之兵以泄私忿有甚于摟諸侯以伐諸侯者矣張洽集注○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雖主兵亦非一國之志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陳傅良後傳○春秋坐宋以兵首責宋亦責四國也四國以其民爲宋人役賊其民者也家鉉翁詳說○前此諸侯有會伐者矣非一國之意故以爵序卽小國

主兵而序乎大國之上亦非一國之意不得書以也齊蔡衞陳與鄭無怨徒以宋怨鄭突之背已而出師以聽宋所爲故書以自此始霸事既興則徵兵於諸侯雖能左右之而不復書以矣其書以者如魯以楚師伐齊蔡以吳子伐楚皆以弱假彊也日講解義○書以者歸罪宋之主兵以著前之齊衞燕師雖均敗績於鄭而三國不怨突怨突者獨宋也亦以著後之兩伐鄭爲魯衞陳蔡之皆欲納突而非特宋之欲納突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穀梁同上○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能取邑而辱國莫大焉將以刷西鄙北鄙之恥而適所以甚其恥吳澂纂言○以夷狄伐中國而又取其地焉書以惡公孫復尊王發微○己之師不以義動猶不可況人之師乎軍政不修求援友邦已非立國之道況下求荆蠻

乎齊雖無道乃引楚以殘甥舅之國非義也示弱啟侮且使楚禍逮及於齊非謀也直解 御纂 ○邢伐衛則邢人狄人並書晉伐鄭則晉人秦人並書此不曰公及公會楚人而曰公以楚師者見楚原無仇于齊而伐齊取穀之師全爲魯出所以專罪魯也文定以爲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汪氏以爲楚以師付魯使自用者皆非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左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吳爲蔡討楚從蔡討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杜 ○吳敗楚師而春秋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者大蔡侯攘夷之功而黜晉霸也晉合七十國之君上勤天子之老無成

積之可書而蔡昭侯一念之烈志復世讐遂以吳師伐楚敗而入之爲中國刷數十年之積憤爲蔡先君復三世不共戴天之讐其功大矣（家鉉翁詳說）○書蔡侯以吳子志中國無伯也蔡爲楚虐請師于晉晉合諸侯不能制楚而反爲蔡致寇於是蔡告急于吳吳因之收攘楚救蔡之功則以中國無伯也（趙汸集傳）○能以人者必其能制人也蔡何能以吳哉吳與楚相持數十年其思吞楚也久蔡偶挑之而動以速耳豈果爲蔡而興師乎半濟而擊非蔡謀也五戰及郢非蔡力也春秋冠蔡於吳之上而歸以之權於蔡不與吳之成乎霸也傳謂善伐楚解蔡圍豈知彼自逞志而與蔡無涉何爲與之乎（王介之四傳質）○其言蔡侯以吳子者吳師而蔡用之主在蔡也書蔡侯貴蔡侯也爲中國伸數十年之憤爲先君復三世不共之讐故特書蔡侯以之以大其事也

其不言救何言禁以則不得言救蔡也牛運震傳○顧氏以爲從實

書耳非褒蔡也見吳楚交兵門愚按夫子之意自在言外非以

褒而特書以也

○書乞師總論不以王命特發辨　卑屈辨　卑之抑之辨　以晉乞師爲

公羊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

穀梁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

勝故重之也

杜注見下成十三年○兵凶器戰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

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爲名孔疏

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陸淳纂例引趙匡○以上俱見僖二十六年

公子遂如楚乞師內接外之辭也晉郤錡來乞師外接內之辭也春

秋無不輕外而重內至於乞師內外同辭者以兵爲重也故伯主之

尊猶以乞師為文劉敞傳同上

書乞師皆有報怨復讐貪得之心也若夫誅亂臣討賊子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此垂戒之深切著明者也胡傳成十三年

世之治也兵甲悉統之天子征伐不出于諸侯不得妄舉不得私假世亂反是故晉之大命魯之興師 書曰乞呂本中集解僖二十六年引劉絢

春秋霸主之令小國其恣橫有甚於天子之令諸侯者而猶以乞師為名則是先王之禮意猶有髣髴存者惜乎習之而弗著行之而弗察不能襲其號以求其意而反人道之正也呂本中集解成十七年

愚按乞師之辭應是當時自有此名杜注所謂謙辭是也二傳云卑辭重辭恐亦是舊史之文本如此而非孔子特筆之辭也程子曰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二劉胡氏以下論同然抑强僭正王法之義自見於言外謂以此特書曰乞殆不然家氏謂魯以望國請兵擒

無立志書乞以卑之晉以霸國遂欲貪於武功書乞以抑之更誤

書外乞師

外乞師不書必伯主而後書成公之編書伯主來乞師者四凡徵師諸侯以伐叛討貳乃伯者之義所得爲晉至厲公諸侯每貳於楚於是伐秦伐楚恐伯令不足以風動列國故五年之中三遣貴卿乞師於諸侯悼公初立亦襲其禮蓋晉之伯業日卑矣若列國相乞師則無足議者故隱四年宋公使來乞師不書 趙汸屬辭

晉厲之乞師三郤錡爲伐秦欒黶爲戰楚荀罃爲伐鄭厲公不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士魴爲救宋悼公初興伯事未定謙以接諸侯也 李廉會通 成十三年

霸主帥諸侯討伐諸侯必以師從無待乞也其乞師者必有迫切之辭如楚申包胥乞師於秦曰使下臣告急之類 黃仲炎通說

襄十一年傳楚子囊乞旅于秦不曰乞師者蓋旅則不多五百人爲旅呂祖謙左傳續說伯主徵兵賦有常數不須乞也乞者殆欲增多于常數之外耳觀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可知其數之無定矣葉酉究遺成十三年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杜注○以私怨起秦義不足以令諸侯可見張洽集注○外乞師不書必盟主而後書乞卑辭也見晉之無以令與國也陳傅良後傳○晉爲盟主遣使召兵而曰乞者杜氏預以爲謙辭是也胡傳謂卑伏屈損則誤矣是時晉方無禮於魯朝則留而不歸會則拒而不見盟郤犨以輕之執行父以辱之安有卑屈之意乎彙纂案○無王命而用人之師已爲罪矣自伯主興而徵師於諸侯是直竊王之權其罪益大然專

苟合義春秋錄之功首罪魁不相揜也今晉將報私怨恐諸侯不從以乞爲辭以濟其欲春秋如其辭以書之因以正從來徵師者之罪尊王也又以重民也御纂直解○胡傳云不以王命書乞非也桓文以後徵兵不出王命多矣晉不能救鄭庇鄭辱曾君以送葬歸田諸侯皆有貳心故伐鄭之役魯請緩師捕之盟譏晉不德晉自料不足厲諸侯故卑辭巽辭以請耳方苞直解○伊川文定謂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書乞然兩伐鄭皆有王臣是假王命以伐鄭何以亦書乞邪齊桓以來伯主用諸侯之師多矣不必皆奉王命何以不書乞邪當是晉厲急於報秦戰楚伐鄭而伯業既衰不足以致諸侯又諸侯憚於伐秦楚大國恐其不從故遣使乞之重之以禮俾諸侯不可辭也悼公初立因有先世故事未可遽變故亦踵而一行之張自超宗朱辨義○晉徵

魯師多矣至郤錡之來書乞者無義而徵諸侯患其不至卑其詞請以私而曰乞自是以後雖有義舉沿襲爲之至晉悼之業成而後一變 李光地榕村語錄

成十六年夏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晉侯將伐鄭郤犫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僑如將作難師出後時不及期晉侯憾之沙隨不見公 趙鵬飛經筌 ○晉乞師于魯則并徵諸侯之師可知而戰者獨晉郤此見晉致諸侯之難矣故厲悼之間屢書乞師也 方苞直解

成十七年秋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厲三乞師於諸侯伐秦遠役也戰楚强敵也此則以連年伐鄭也蓋知諸侯之艱於出師而加禮以請之又惟恐諸侯之不出師而加禮以脅其不得不從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八年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悼公復興伯業乞師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張洽集注引許翰

書內乞師

內乞師不書據成二年如晉乞師乞諸夷狄則書志中國之詘於夷狄也陳傅良後傳書內乞師一齊桓攘夷狄以安中國天下被其賜魯君蓋無役不從也桓公卒僖公有齊怨遂乞師于楚以伐齊此夷夏之大變故特書之若乞諸中國則無可譏者故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不書趙汸屬辭

僖二十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國之大小師之眾寡皆有王

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 孫復尊王發微 ○齊再伐我雖不義以魯之衆仗義而報之何患不克乃召兵於楚以爲天下患罪可勝誅乎 趙鵬飛經筌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所以造周而魯之家法也僖公自即位以來會楚凡再今又以小小利害下楚以求苟安其不爲周公魯公之羞乎 家鉉翁詳說 ○是年展喜犒師受命於柳下惠而公子遂如楚則臧文仲爲之介夫展角一語足以御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有賢臣不用乃遠乞師於彊楚以逞忿於齊是揖盜賊以困姻鄰也孔子竊位之歎其因此而發歟 李廉會通 ○一僖公也先任公子友而智晩任公子遂而愚其始也從齊伐楚頌于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其終也以楚伐齊春秋書曰公子遂如楚乞師 張溥四傳斷 ○書乞卑辭也荊楚僭王陵暴列國僖公不忍

齊人侵伐之怨乃自屈於楚以報齊害義孰大焉日講解義

○書棄師

閔二年冬鄭棄其師

左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公羊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鄭師衆散而歸非師潰也鄭棄之也國以師爲本師存則國安師亡則國危師而棄之是棄國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鄭人禦狄之師也禦狄國之重事用其所信所重之人猶恐弗克勝任今乃以所惡欲遠之者而使之書法責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也高克何足責哉家鉉翁詳說○不書高克出奔而獨志棄師蓋鄭伯所惡者高克爾師何罪焉凡戰而敗績雖君將

猶稱師以衆爲重也今以禦狄爲名而出高克遂并其衆不返夫誰與爲師哉葉夢得傳○如書鄭人棄其師則似專罪高克如書鄭伯棄其師則似鄭伯自棄師而高克之事不著故以國稱而鄭伯之咎難辭高克之故亦可推求而得張自超宗朱辨義○何楷毛詩古義曰是時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故使高克將兵防禦河上張尚瑗左傳折諸○餘見示人自責門

○書師還穀梁說辨

莊八年秋師還

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者此書師還惡其與强讐覆同姓踰時還也孫復尊王發微○書還不書至無功而返何辭而告廟也趙鵬飛經筌○莊公之伐衛納朔與僖公之侵蔡伐楚伐鄭圍新城成公之如京師伐秦定公之會召陵侵楚皆歷三時而返不書師

遝者考其時而久役自見也獨此無名興戎師出無功苟不書師還則不見其久役大衆也汪克寬纂疏 ○師遝者何幸之也公欲取郕而力不足藉力於齊而齊取之忘讎恥而虐同姓暴師之久危辭也又引薛季宣 ○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遯也云欲避滅同姓之國示不卒事非也郕雖降齊國實未滅劉敞權衡 ○愚按此乃以不得書公至故變文承上書師還爾汪薛說非方氏說是見君將書師閔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目録

馬子儀辨　鄭忽貶詞辨　公子瑕褒詞貶詞辨　陳佗公穀說辨

國無二君則雖立未踰年未會諸侯遇弑亦稱君

國無二君而得列於會則雖其人爲逆賊亦得稱君

國有二君而皆嘗列於會則皆得稱君

國有二君而其一未列於會則在位雖久亦不稱君

未成君者不稱君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　　錢唐張應昌學

○諸侯書爵總論

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以王命爲諸侯者也其例稱爵下此爲附庸附庸未命無爵不得謂之諸侯其例稱名春秋朝聘會盟之國宋爲公魯晉齊衞陳蔡邢紀鄧爲侯秦鄭曹薛杞穀滑北燕爲伯楚莒吳越邾小邾滕徐郜郯鄫沈胡頓爲子許宿爲男是三十四國於經最顯云二邾初爲附庸其後稱子滕薛杞初稱爲侯其後滕降稱子薛杞降稱伯或曰時王之所進黜也魯爲本國在内不可自稱魯侯故書曰公從臣子之辭五等皆稱公死則謚曰某公是以傳文於列國皆稱公經於薨皆舉謚稱公禮之常也蔡葬或書爵史氏異辭爾夷狄雖大爵不過子吳楚稱王僭而不典若葬則宜書某王是以不書葬也馬驌左傳辨例

○諸侯爲時王貶爵進爵 春秋專黜陟辨 貶朝桓辨 自貶以省貢賦辨 滕當喪辨 杞用夷禮辨

春秋之初諸侯猶禀命於天子大夫猶禀命於諸侯故滕侯稱子薛侯稱伯訖春秋不復焉而曲沃伯之爲晉侯詩人爲之賦無衣則天子猶有黜陟也 陳傅良後傳

先儒論滕書子曰貶其朝桓不知書朝桓即見黨惡之罪不待降爵也以降爵爲貶凡不降爵皆無貶乎鄭伯會桓杞侯朝桓皆爵以侯伯何滕之獨見削哉且滕終春秋稱子豈罪其朝桓併其子孫不赦邪或曰自貶以殺貢賦也當時五等爵貢在人耳目平邱之會子產爭承鄭伯男而從公侯之貢不可爲公侯而貶從伯子男其誰信之惟杜氏云時王所黜是矣或疑周衰豈能黜陟諸侯不知周之失政正在此不能施於强大之邦而區區但用於杞滕小國也 黃仲炎通說

舊說以爲時王所黜胡氏不取以爲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可以不

作不然也時王之令但能施於褊小之滕而不能施於强大之齊楚此正威令不振東周所以不復興也舊說是 蔣悌生五經蠡測

滕稱子謂貶朝桓非也躬爲逆者書爵而貶朝之者罪在一人而貶及子孫其義頗矣謂列尊貢重降爵以從殺禮亦非也春秋於吳楚徐越之自尊者從周禮而稱子則其自降者無爲徇其私意以亂名實也蓋降爵見經者獨滕薛杞皆小國也春秋之初晉曲沃之亂周屢伐之衛朔之簒邾婁術叔之立皆聲討焉則小侯爲時王所黜理或然也夫强大之國逆命王靈不加且降禮焉而小侯獨見黜是卽王法之不行春秋所以作也 方苞直解

春秋無貶諸侯爵之事吳楚徐越四夷雖大必曰子非孔子貶之也滕薛杞之爵時王貶之也或謂時王能貶諸侯春秋不作矣曰否周德雖衰典物猶在三晉之侯尙請命焉況東遷之初哉 李光地榕村集

春秋書爵悉從實錄僭如吳楚而還其舊爵以王所命也貶如楚商臣蔡般而因其本爵以王未黜也是可以觀矣高澍然釋經

隱七年春滕侯卒　十一年春滕侯來朝　桓二年春滕子來朝

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蓋時王所黜杜注○稱子時王貶之也王政不行於諸侯何以能加於滕小國猶有聽命者也故杞於桓以侯見至僖而書子薛於隱以侯見至莊而書伯與是爲三皆微國也大國則莫見焉杞於僖以子見至文則復書伯亦以是進之也自文以後雖三國亦莫行則周益衰矣或以爲進退皆春秋夫爵王命也春秋而可專之乎或曰小白伯而正王爵杞薛終小白之世未嘗與齊通也葉夢得傳○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後滕常稱子豈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爲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朱子語類

隨程氏謂小國自貶以省貢賦引子産爭承爲證朱子極取之然考諸經諸侯降爵惟滕薛杞滕初稱侯至桓二年稱子薛初稱侯至莊三十一年稱伯以爲自降可也杞於莊二十七年稱伯而僖二十三年卒稱子文十二年稱伯而襄二十九年來盟又稱子其升降不一則前說又不通矣考二邾皆自附庸升而爲子傳者以爲齊桓請於天子命爲諸侯則時王黜陟之說是矣李廉會通 ○胡傳非徒刻也又復頗甚貶滕若是則前此伐鄭之四國後此成宋亂之四國罪有大焉何無此峻刑陳際泰五經讀 ○滕稱子趙氏匡以爲當喪未君程子以爲後臣屬於楚胡氏安國以爲貶朝桓朱子皆駁之獨取程氏過自貶以省貢賦之說而亦有不可通者五等之列周有定制春秋不聽其自尊而獨聽其自貶邪故惟杜注左氏楊氏疏穀梁謂時王所貶爲得其實

彙纂案○卓氏爾康曰瀘甫曰樂正子記滕薛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徵朝皆黜焉則信而有徵矣口講解義○胡傳以爲朝遂賤貶爵此由過泥春秋天子之事一語謂聖人假魯史奉天討以進退諸侯誣聖人自畔於爲下不倍之義其妄甚矣黄永年南庄類稿

自是以後僖十九年春宋執嬰齊二十二年夏伐鄭文十二年秋來朝宣九年秋君卒成十六年夏君卒襄五年秋會戚六年秋來朝九年冬同盟于戲十年春會柤秋會伐鄭十一年夏秋會伐鄭十八年冬同圍齊二十年夏盟澶淵二十四年秋會夷儀二十五年夏會夷儀昭三年春君卒四年夏會申十三年秋會平邱二十八年秋君卒定四年春會召陵十五年秋來會葬哀二年夏來朝四年秋君卒十一年秋君卒皆書滕子

隱十一年春薛侯來朝　莊三十一年夏薛伯卒

薛前稱侯今稱伯諸傳皆無文蓋亦時王所黜李廉會通

自是以後襄五年秋會戚 九年冬同盟于戲 十年春會柤 秋會伐鄭 十一年夏秋兩會伐鄭 十六年春會溴梁 十八年冬同圍齊 二十年夏盟澶淵 二十二年冬會沙隨 二十四年秋會夷儀 二十五年夏會夷儀 昭十三年秋會平邱 三十一年夏卒 定四年春會召陵 十二年春卒 哀十年夏卒 皆書薛伯

莊二十七年冬 杞伯來朝

杞稱伯蓋時王所黜穀梁范注左氏孔疏同 ○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之九世至成公見經注公羊者拘於王者之後稱公注左氏者泥於桓公編杞侯之誤謂自桓以來本稱侯爵竊嘗考之周封三恪獨微子爲三仁之賢得以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故其命之曰庸建爾于上公杞雖王者之後然東樓本無大功德豈遽錫以公侯之上爵乎入春秋莒以微國尚伐杞取其邑則杞之微可知是故論三恪則宋以微子之賢作賓王家陳以二王之賴

其利器用妻以元女故宋爵公而陳爵侯杞之稱侯本無所據也李廉會通○杞宋二王之後宋爲公而陳則稱侯不知何以降爵桓公朝左氏所書杞侯皆當從公穀作紀侯杞君今始見經稱伯其降公而侯降侯而伯皆無可攷或是三國同爲周賓而爵有差等宋爲公陳爲侯杞爲伯原來如此耳此後之降而稱子則或爲時王所貶張自超宗朱辨義○伊川曰杞稱侯皆當作紀桓二年來朝六年會郕者皆紀侯也左氏誤以杞爲說故前則云杞侯來朝不敬是年入杞則云討不敬也後云杞求成也然杞爲王者後入春秋稱伯降而稱子後以附晉而復稱伯未見稱侯也又桓二年○愚按桓公編之杞侯當從公穀作紀侯程子劉氏胡氏之說是也杜孔誤從左氏以莊二十七年來朝之杞伯即桓二年來朝之杞侯不可從至杞之或稱伯或稱子爲時王所黜

陟與黜薛同則無疑而其受封本爵已難確考李氏論之詳矣

僖二十三年冬君卒 二十七年春來朝 復稱杞子

杞稱子天子貶之劉敞傳 ○謂春秋貶之是不然春秋謹名爵士升降天子之任也而春秋專之則名亂矣劉敞意林 ○左氏謂書曰子杞夷也非也或子或伯史文爾豈聖人黜伯而子之邪湛若水正傳 ○杞稱子時王黜之也左氏似謂孔子黜之非也春秋有褒貶而無黜陟孔子惡諸侯之僭天子者而乃以黜陟諸侯之權自予乎杜氏於滕子既以為時王所黜此乃曲徇左傳誤矣纂疏

案 ○左氏云惡其用夷禮春秋無用夷禮貶爵之例鄭文蘭攷議

文十二年春來朝 復稱杞伯

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范甯注

是後成四年春來朝 五年冬盟蟲牢 七年秋會救鄭 九年春來逆叔姬之喪又同盟于蒲

年（秋來朝）襄九年（冬會伐鄭）十年（春會于柤秋會伐鄭）十一年（夏冬兩會伐鄭）十六年（春會溴梁）十八年（冬同圍齊）二十年（夏盟澶淵）二十二年（冬會沙隨）二十三年（春君卒）二十四年（秋會夷儀）二十五年（夏會夷儀）皆書杞伯

襄二十九年（夏來盟）復書杞子

此杞子是杞伯之謚蓋文以後杞無稱子者是時杞為晉婚姻王必不黜而前四年會夷儀後八年卒並稱伯豈黜此數年乎左傳以為賤之是誣春秋帝制自為矣亂道之言也（高閌釋經然之 ○）于謚伯之誤以卒稱杞伯不合生稱杞子（杞伯卒見昭六年 ○郝懿行說畧）

昭六年春（君卒）復書杞伯

杞伯益姑即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也說見上

是後昭十三年（秋會平丘）二十四年（秋君卒）二十六年（秋盟鄟陵）定四年（春會召陵夏君卒）哀八年（冬君卒）皆書杞伯

隱元年邾儀父（見前未王命不書爵）莊十六年邾子克

穀梁其曰子進之也范甯注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王命之說三傳皆無明文然據左氏此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則天子猶有黜陟也（李廉會通）○張說見下

莊五年郳黎來來朝僖七年小邾子來朝

邾爵附庸前此未爵曰儀父而已齊霸始與北杏之會從伐郳越二年而以爵通小邾宋附庸前此未爵曰郳黎來而已越二十有五年而以爵通皆霸者請而封之也（張大亨通訓）

○附庸未王命不書爵

隱元年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左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杜注王未賜命以爲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爲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

子克卒○穀梁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

莊五年秋郳黎來來朝 郳公作倪

左名未王命也○郳之上世出於邾國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於郳曾孫黎來始見春秋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爲小邾子故僖七年書小邾子 孔疏 ○公羊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其名何微國也○穀梁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郳者何小邾也小邾曷爲謂之郳未成國謂之郳既成國謂之小邾 劉敞傳

僖二十八年春介葛盧來

義同上

○諸侯宋書公外惟天子三公稱公 虞公穀梁說辨

公羊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 隱五年 ○以爵書公者宋公是

也以官皆公者祭公周公州公虞公是也其官天子三公也（黃仲炎通說同上）○內諸侯稱公者三周公州公祭公為三公食采畿內也外諸侯稱公者二郭公虞公入為王三公者也（葉夢得穀梁傳讞僖五年）

桓五年冬州公如曹

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程子經說）○州寰內采邑也州公王臣也州邑其初蓋蘇忿生采地至是為州公食邑左氏乃以為淳于公淳于公則杞公耳杞後遷於淳于世或以地稱之如東樓公之類是也左氏不知見淳于公事偶同年遂以淳于公為州公不知諸侯非二王後非天子三公無稱公者（趙鵬飛經筌）○周列爵五等上公不以封外諸侯惟滅殷封宋以公蓋賢微子而尉殷遺民之心異數也以周召之親賢太公之勳勞出而受國不過侯伯外侯之無公也明矣王之三公為公其子孫有命之世爵

若春秋則書曰公若王卿士爵未及公傳記亦謂之公然春秋猶不曰公惟葬稱公如外侯葬必稱公爲其臣子辭也若春秋所正書周州虞郭之公皆王畿世爵之公也周規雍冀豫三州之地得方千里以爲王畿故虞在河東州在河內皆畿內之諸侯也周衰勢微與外諸侯無異獨其稱名尚存王嘗以州田與鄭鄭不能有而州亦使於狄不能自立故州公以國危奔曹左氏謂之淳于公其故不可知而必非城陽之淳于以城陽之淳于在魯東由魯東奔魯者必不反越魯西而至曹而後東入於魯惟自河內以東故必先曹後魯也說者誤以城陽淳于爲州則州不得爲畿內州不爲畿內而遂疑周建公若是之多誤矣姚鼐經說○高氏說見王臣書法門

桓八年冬祭公來

公羊杜注孔疏俱見王臣書法門

莊二十四年　郭公

或云春秋時無郭國疑卽東號也　張溥四傳斷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嘗爲三公故謂之公　陸淳辨疑　○嘗爲天子三公也何休以爲稱公者尊正爵義不可通　李廉會通　○穀梁曰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晉命行乎虞民矣非也豈有貶之而反崇其爵哉且欲見虞公不仁猶其民執之當書虞執其君今曰晉人執虞公非其下矣何謂其下執之邪　劉敞權衡

僖九年　宰周公會葵邱
三十年　宰周公來聘

胡傳見王臣書法門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國人稱君曰公係通稱非爵

魯君以侯爵而書公論者以爲僭爵愚以爲公者諸侯在國之通稱亦猶大夫之稱子非爵也何以言之周家盛時齊魯諸大國固有稱公若齊之丁公乙公癸公魯之考公幽公煬公皆生以爲名歿以繫謚不自東遷始矣若魯侯僭爵稱公春秋必將爲之正名必不仍其僭遂以公書之也五等諸侯歿皆稱公因其存時在國之通稱而繫之以謚也亦猶大夫之有文子武子之類皆以謚繫子夫豈僭爵而稱子乎愚以子非子男之子而知公非公侯之公耳 家鉉翁詳說隱元年

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爲公周制也故外諸侯卒各以其爵而葬必稱公 方苞直解隱元年

○嗣君稱子不稱子稱爵不稱爵總論 辨

杜氏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一年不可以二君故未踰年之君不以爵見內外皆稱子子般子野

卒宋襄公以宋子會葵邱陳懷公以陳子會召陵是也未踰年雖既葬內亦稱子不名子赤卒稱子卒外亦稱子衛成公以衛子會盟于洮是也曠年不可以無君故踰年之君既葬稱爵鄭厲公以鄭伯會武父是也雖未葬亦稱爵衛惠公以衛侯會諸侯及魯戰宋共公以宋公會諸侯伐鄭是也桓十一年葉夢得傳○按葉氏又云未踰年有事於諸侯用吉禮稱爵以貶之非也非貶而書爵乃書爵而其失自見耳義見下齊國佐來聘鄭伯伐許邾子盟拔又云未踰年不周乎喪出奔則奪其子以貶之非也未成爲君則不書子義見下鄭忽又云踰年不周乎喪出奔則奪其爵以貶之非也不終爲君則不書爵義見下曹羈莒展輿嗣子未葬稱名莊三十二年十月子般卒閔元年六月葬莊公襄三十一年九月子野卒十月葬襄公既葬稱子文十八年六月葬文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何注稱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如君前臣名也既葬不名者無所屈也一年不二君故稱子踰年稱君不可曠年無君也此說合經意說左氏者以爲未葬稱子既葬稱君誤○未踰年會諸

侯稱子（僖九年宋子二十五年衛子定四年陳子）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此諸侯在喪出會稱子之例出奔則稱名（鄭忽曹羈莒展輿）子者嗣君在喪之稱失國非復在喪之子故不得比出會諸侯稱子也（趙汸屬辭）

諸侯居喪稱子緣人子之心當創巨痛深之時不忍即先君之爵而稱之也自稱曰子猶曰父在云爾其不稱子者亦據實書之見其無恩於君父而忘恩之速也（孫覺經解桓十三年）

忽之出也曰鄭忽及其歸也曰世子友之執也亦曰世子留之出也曰公子比之死也亦曰公子是皆喪未踰年未成君之稱禮嗣子未沒喪不稱君而春秋之制踰年則君之未踰年先君雖已葬不改元不稱君所以明繼體之義篤君親之愛也鄭忽（桓十一）曹羈（莊二十四）衛子（僖二十五）子惡（文十八）王猛（昭二十二）是也既踰年先君雖未葬改元正位所以明君道不可曠國命不可廢也魯文公成公定公年（並元年）衛惠（桓十三）衛

定宋共二成是也晉獻之卒僖九經不志葬里克殺兩嗣君未踰年則曰君之子既踰年則曰君知不繫乎葬也齊頃宣十鄭悼成四邾隱定三既葬而免喪未踰年而稱君不知君親之愛繼體之義也張大亨通訓

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爲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二十八年陳子定公三年邾子是也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則已成之爲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衛侯宣公十一年陳侯成公三年宋公衛侯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

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定公四年陳子是也所以從同也（盟會之文從同而書不得獨異）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嫌于敬王王子朝○顧炎武日知錄）

桓十三年及四國戰杜氏云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按春秋諸侯踰年即位則稱君如宣十一年盟辰陵是時陳靈被弒賊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稱爵乃常例（顧炎武杜解補正）

王崩諸侯薨世子稱子某成王崩世子稱子釗莊公薨世子稱子般者繫諸父也父前子名屈于尸柩故未葬稱名既葬稱子文公既葬世子惡卒仍稱子而不名無所屈故不名猶在喪故稱子諸侯薨世子在喪而出會盟征伐或既葬或未葬皆稱子而不名（惠士奇春秋說）

諸侯在喪稱子稱爵皆從即位不即位實錄以爲未葬稱子誤也蓋

未踰年不可二君不以葬不葬詭洮之會僖二十五衞成既葬未踰年而稱子禮也紀之戰桓十三衞朔踰年未葬亦得稱爵會葵邱僖九宋襄會溫僖二十八陳共會召陵定四陳懷未踰年未葬稱子禮也宋共衞定會伐鄭成三踰年未葬鄭悼伐許成四既葬未踰年皆稱爵非禮矣春秋據事直書而衞朔之奪喪從戎鄭悼之於蒐年卽位義自見矣高澍然釋經○按逾年稱君則書爵乃常例未葬亦稱君高氏云未葬從喪屈不以踰年未踰年論稱謂今從劉

周制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公侯在喪未葬稱子降一等也未成君稱子僖二十八年盟踐上衞叔武稱子亦降一等也伯子男雖在喪雖宋成君不得稱子故鄭忽曹羈莒展輿皆名戴祖啟五測僖九年○按此說與左傳凡在喪公侯曰子說合

按通典引五經異義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在國稱子以王臣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則不稱子以譏之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稱子以王事出稱爵論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也鄭氏據葵邱書宋

子是未踰年以王事書子駁之愚按陸氏淳曰以喪禮行書子以吉禮行書爵其說爲得經據實書耳王事非王事不須論也

○嗣君未踰年不書爵 貶鄭忽辨　子卒衞子陳子杜解辨

桓十一年秋鄭忽出奔衞 是年五月鄭伯寤生卒

不書爵未踰年也 葉夢得傳 ○不稱爵穀梁以爲罪失國不知紀侯大去且書紀侯忽止失位豈宜削爵 鄭文蘭辨義 ○鄭莊巳葬忽不稱爵說公羊曰從質也殷道尙質父前子名夫父骨未寒兄弟相篡奪猶以此著親親之質乎穀梁曰罪失國也夫失位與失國不同忽未嘗喪鄭國也不幸有刦其位者亦復何罪胡氏曰惡其失强援也夫不取非耦不挾功伐不假强大爲聲援此豪傑所爲而反以此爲罪狀未之前聞 毛奇齡傳 ○不稱鄭伯未成君也無貶辭 趙嘆明讀書一得 ○未成君之辭也杜云鄭人賤之以名告

非也顧炎武杜解補正 ○出奔而名者在喪未即位不可以稱爵既不稱爵而又不名則知奔者為鄭之何人邪如以不稱爵為譏其不能嗣先君然則突之奔而稱爵為子其能嗣先君邪張自超宗朱辨義 ○按伊川云不能有其位稱爵亦誤從穀梁

桓十五年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已葬未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不得不然非聖人抑忽進突也顧炎武日知錄

僖九年夏會葵邱　宋子　是年正月宋公御說卒未葬

左傳見前總論 ○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君子不奪人之喪齊為伯主而使宋子與會失正矣陸淳微旨 ○按穀梁以子為未葬之稱誤

僖二十五年冬盟洮　衛子　是年四月衛侯燬卒既葬未踰年

杜云衛文既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非也諸侯踰年卽位卽位稱君不卽位亦稱君此乃常禮以年爲限不以葬爲限若以葬爲限葬畢可以稱君則何待明年乃改元邪劉敞權衡○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卽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杜解誤顧炎武杜解補正

僖二十八年冬會溫　陳子是年六月陳侯款卒未葬

按杜注未葬稱子誤○陳共公稱子在鄭下陳懷公稱子在鄭上蓋主會所次杜注○陳共稱子班鄭下與衛叔武同吳澄纂言

定四年春會召陵　陳子是年二月陳侯吳卒未葬

文十八年子卒

杜云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非也假令

不諱遂書公薨乎一年不二君之義何所施劉敞權衡○已葬未踰年之君也已葬未踰年卽位猶稱子猶衞文公已葬未踰年洮之盟成公稱子也僖二十五年未葬踰年而公卽位猶衞宣公未葬踰年惠公稱侯也桓十三年未葬又未踰年則朱子僖九年陳子僖二十八年殺其君之子也僖九年○戴溪岷隱五敢

莊三十二年子般卒

襄三十一年子野卒

按此二條是未葬未踰年書子之義同上

附 變文從未成君之稱不書爵

僖二十八年夏盟踐土 衞子

衞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杜注○稱衞侯非叔武之志也故從未成君之辭稱子程公

說分紀引黃氏○衛侯猶在而叔武以未踰年之君稱何也晉人君之而叔武讓焉不可以稱爵又不可以稱公子故舊史以子書而孔子因之以著其不安於位之實也若書公子武或衛侯之弟武則大夫受盟之常辭而晉侯之專叔武之讓反不可得而見矣公羊傳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此爲得其情實蓋叔武若如鄭突之志乎篡則天子臨之方伯命之何難泰然居位而稱衛侯乎又按定四年傳載踐土載書之辭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則當時以武爲衛君矣而武不敢居故列國之史猶以子稱 方苞直解

○嗣君未踰年書爵非禮以稱爵爲特貶辨 以王事出書爵辨 踰年書爵者並列入

諸侯在喪有竟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其失也 陸淳纂例引趙匡

未踰年有事於諸侯不周乎喪而用吉禮稱爵齊侯使國佐來聘鄭伯伐許邾子盟于拔是也（葉夢得傳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非也不見會葵邱之宋子踰年以王事出而稱子邪（鄭元駁五經異義）

既踰年雖未葬亦得書爵與內之書即位同三年伐鄭書宋公衛侯是也未踰年雖既葬亦必書子以其未即位也僖二十五年盟洮書衛子是也（朱朝瑛畧記成四年）

成三年會伐鄭按宋衛二君既踰年改元葬期又過固無嫌於稱爵矣踰期不葬而從事金革其罪可責但不必以稱爵為貶胡傳不盡然也（童品經傳辨疑）

即位之禮必於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

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成公四年鄭伯伐許稱爵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顧炎武日知錄

桓十二年冬衛侯晉卒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三月葬衛宣公

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卒纔二月耳朔以吉服從金革書之罪見胡傳參孫覺經解○衛侯稱爵背殯從戎可見或曰喪制有從金革而無避者何歟曰爲寇在門庭宗廟社稷存亡所繫者從權無避如伯禽征徐戎有不得已焉者矣黃仲炎通說○惠公踰年即位書爵史書之常與成三年書宋公衛侯同非譏也徐庭垣管窺

成二年秋宋公鮑卒衛侯速卒三年春宋公衛侯會伐鄭葬衛穆公葬宋文公

義見上○按踰年得書爵非貶其背殯之責在言外與上條同

桓十四年冬齊侯祿父卒十五年四月葬齊僖公五月公會齊侯
于艾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秋葬許穆公五年夏許男會首止
僖七年秋曹伯班卒冬葬曹昭公八年春曹伯盟洮
僖十二年冬陳侯杵臼卒十三年夏葬陳宣公陳侯會鹹
成九年秋齊侯無野卒冬葬齊頃公十年夏齊侯會伐鄭
成十年夏晉侯獳卒冬葬見傳十一年春晉侯使郤犫來聘
成十四年冬衛侯臧卒十五年二月葬衛定公三月衛侯盟戚
成十七年冬邾子貜且卒十八年秋邾子來朝
襄十五年冬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晉侯會溴梁
襄十九年秋齊侯環卒冬葬齊靈公二十年夏齊侯盟澶淵
襄二十三年春杞伯匄卒夏葬杞孝公二十四年秋杞伯會夷儀

以上皆踰年稱君書爵也書於既葬者十惟葬邾子不見經傳計其時當亦既葬矣書於未葬者二雖有背殯之譏然其稱君書爵固常事也

宣十年夏齊侯元卒六月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居喪而聘鄰國考之於禮雖無明禁然以春秋所書按之王聘及求金不稱王使而齊侯稱使則惡其卽吉而親命聘使可知矣日講解義○稱齊侯者高氏曰著其惡也似猶爲夫子書以著之者然如葵邱之會稱宋子當是載書之辭則然此卽齊使之來在喪稱子而魯史不敢稱齊子夫子亦第仍之而已張自超宗朱辨義○未踰年稱君薨年卽位也與成四年鄭伯同同謝釋經然○愚按在喪而有會盟征伐之事以喪禮行者書子以吉禮行者書爵居喪遣聘於禮雖無厲禁然將命之際必準大臣居攝之辭今書齊侯使是卽吉之速故高氏閔謂著其惡日講解義從

之張氏自超以爲魯史不敢稱齊子論亦甚近情高氏澍然謂稱君是當年卽位更爲允當要之卽吉之速未踰年卽位之非禮不貶自見或以稱爵爲貶者乃誤以一字褒貶說經也

成四年春鄭伯堅卒夏葬鄭襄公冬鄭伯伐許

薨年卽位故書爵不必吉服從戎始著之也高澍然釋經○按舊說謂稱爵貶其吉禮從戎非也其非禮不貶自見非書爵特貶也

定三年春邾子穿卒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胡氏汪氏說見內大夫盟諸侯門

○嗣君未踰年當書子不書

桓十一年秋鄭忽出奔衛

未踰年之君也不稱子葢未嘗君也蘇轍集解○不稱子而稱名爭國之辭曹羈鄭忽雖立未成君也未成君者國人未之君也未

之君則與突何異焉忽之名與突無異而係忽於鄭則異矣呂大圭或問○竊疑未踰年稱子者如魯新君未即位而卒爲臣子之辭列於會盟爲從諸侯未爵之辭皆非常稱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按舊說以不書子爲責其不能嗣先君非也○戴氏祖啟說見前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經書其君之子公羊曰未踰年君之號也非也公羊以子般爲未踰年之君而曰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其例甚明蓋子般子野稱子稱名君薨故也子赤稱子不稱名既葬故也從子般之例則但稱子奚齊可矣何以稱其君之子邪故以穀梁國人不子之說爲正葉纂案○殺未踰年之君四以內則子般子赤以外則奚齊齊舍其三待之如成君其一獨異其文者子般子

赤書子以喪稱也齊舍書君同成君也奚齊則異是稱子係於其君以明國人不子之也言君而曰其君之子以明國人不君之也呂大圭或問○其君之子者正里克之罪名又明奚齊非於位見殺也陸淳集傳微旨○遇弒雖未踰年稱君此國史定法若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此當書與齊舍同而特與恒辭異者里克弒逆之罪易見而獻公首惡之名難知故特筆正之上以明申生無罪見殺之由下爲萬世匹適之戒見里克之不臣由獻公之不父也以殺世子申生比而觀之則春秋之教明矣趙汸屬辭特筆以正名篇○在喪稱子奚齊不稱子非正也高閌集注○荼與奚齊同而不曰君之子何也曰君之子者不與奚齊之爲君也謂其殺世子而立之也荼羣公子耳非申生奚齊類也李光地榕村語錄○未即位不稱君未成君也奚齊稱子卓稱君以是別之矣奚齊宜從子般

子野例書晉子奚齊而書君之子者以子繫國國之公也以子繫君君之私也高澍然釋經

穀梁國人不子之說誤也未葬故奚齊不稱君既葬故卓稱君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引陳岳○穀梁國人不子之說非也先君既以爲子國人安得不戴以爲君若先君子之國人可以不子之則權自下操大亂之道矣張氏云齊舍未踰年而稱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亦非也舍立五月被弒君臣之位定故稱君獻公甫卒而奚齊弒於喪次未立乎位而爲君則稱其君之子而已設奚齊亦在位數月則亦必書弒其君如卓子之例矣顧棟高三傳異同表○其君之子未成君之稱也獻公甫卒里克殺於喪次可言君之子不可言其君卓立踰年君臣之分已定故正其名曰弒君聖人只是據實而書當書君之子則書君之子當書君書弒則書君書

殺穀梁曰國人不子胡傳曰里克君之皆非也華學泉疑義其君之子者明非世子也胡銓春秋解○其君之子云者猶言晉子也據經書宋子之例當云晉里克弑晉子奚齊而曰其君之子不曰晉子者亦以見本非世子也段玉裁經韵樓集卷四○未卽位而已居嫡次則異于衆公子矣稱子則嫌于世子稱公子以嫌于衆公子故曰君之子也傳言荀息立公子卓而並未言公奚齊可證其未卽位矣徐廷垣管窺參○愚按先儒多從穀梁陳氏顧氏所駁固通然何以不稱晉子則胡氏段氏徐氏所解獨得可以爲定解矣○愚又按曲禮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於父殺奚齊于次稱其君之子時父未葬也成爲君不繫於父商人弑其君舍父已葬也公羊則云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鄭氏從左愚考未踰年皆當稱子不以未葬已葬論公羊

說是至奚齊但應稱子而何以曰其君之子則許鄭未詳其義矣

昭十一年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胡氏蘇氏說見書世子門

○嗣君踰年當書爵不書 曹羈莒展輿貶辭辨 曹羈公羊說辨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羈蓋曹世子也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杜注○公羊曰羈曹大夫也曹無大夫羈之書戎侵曹三諫曹伯不從而去賢之也以爲曹無大夫則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何也以爲有大夫乎則賢羈而不氏何也故羈是世子而非大夫蘇轍集解○

按舊說以不稱爵爲不能嗣先君非也見下莒展輿張說

桓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啖氏云佗踰年之君也不曰陳侯以賊誅也 陸淳微旨

桓十五年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見書世子門

昭元年秋莒展輿出奔吳

胡文定曰長爲不稱爵爲弑君所立旣立平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非也展輿之爲弑君者所立與否討賊與否皆不可知但春秋書法與鄭忽出奔衞曹羈出奔陳同則不罪展輿也其皆不書爵者鄭莊卒葬未逾年忽不當舉爵曹莊以前年十一月卒明年三月葬而羈以冬奔莒犂比公以前年十一月弑其葬必在此年而展輿以秋奔羈不舉爵則展輿亦不爵不終爲君則不舉爵以亂名實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國君爭立之際稱君不稱君 鄭人君突不君忽辨 燕忽齊子儀辨 春秋錄突以遇地之鄭伯

爲子儀辨　鄭忽貶辭辨　公子瑕褒詞貶詞辨　陳佗公穀說辨

春秋之法國無二君則雖立未逾年未會諸侯亦得稱君國不可無君也齊君荼是也國無二君而得列於會則雖其人爲篡弒之賊亦得稱君國不可無君又諸侯已君之也曹伯負芻是也國有二君而皆嘗列於會則皆得稱君以諸侯皆君之也衞衎與剽是也國有二君而其一未列於會則在位雖久亦不稱君以國旣有君諸侯又未嘗君之也鄭忽與儀是也衞公子瑕與子儀正同國旣有君已又未列於會故子儀不紀弒而瑕不稱君也彙纂案見僖三十年

諸侯篡立得與諸侯會者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般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比蔡陳佗齊無知衞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爲斷也至于國內策名委質君臣之分已定故諸殺不成君者

亦與成君同義也杜預釋例

春秋之初州吁陳佗無知或列於諸侯之會或既立踰年春秋以討賊書不成其爲君也又有討賊而不正其罪者不以本罪討也齊商人蔡般陷柩既爲國人所君及其死也曠歲歷年假手於盜賊夷狄而正天討春秋雖欲奪其爵土同之於賊有不可得也家鉉翁詳說桓六年

鄭厲公出奔入櫟使傅瑕弑子儀而後得反國衛獻公出奔入夷儀使甯喜弑剽而後得反國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二事正相類而一則書弑書歸一則皆不書何也春秋之世簒立未會諸侯則史不稱君鄭突奪適宋魯輔之故魯人終始君突雖忽以世子復歸其見弑史猶不書而況子儀乎子儀雖爲國人所立未嘗一列於諸侯之會鄭忽復歸夫子旣正其名則適庶之分已明諸侯輔簒之罪已著魯人旣終始君突故鄭歷三君皆不見於策也子儀之

弑不書則鄭伯之歸亦不足論矣故書其入邑不書其歸國也衛剽之立也晉人爲戚之會以定之溴梁以來無役不從也既而晉侯又使人逆衎於齊使衛與之夷儀此剽所以被弑而入夷儀獨不名也夫剽列於諸侯之會七則其見弑史固以君書與子儀異矣春秋皆不没其實爾趙汸屬辭○方氏苞直解曰以突爲鄭君則忽亹儀之弑史臣不得而書之矣

諸篡立者諸侯定其位則列于會而稱爵故未會諸侯者皆名之不成之爲君也姜寶事義全考隱四年

春秋之法諸侯不受命先君而篡立得與於諸侯之會者則以成君書之被弑被殺書爵與成君等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若未接於諸侯則謂之未列於會不得書爵在國不曰弑其君在外不曰殺某侯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桓六

年蔡人殺陳佗是也馬驌左傳辨例

自諸侯爲政篡立者苟得與於諸侯之會則以成君書爵侯伯不復致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昭元年莒展輿出奔吳不稱爵未列會也故宣元年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成十六年傳曰先君若有罪則若列諸會矣以此知列會則定位定位則書爵王政不行而諸侯自相推戴識變局哉又

國無二君則雖立未踰年未會諸侯遇弑亦稱君

文十四年夏齊侯潘卒　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穀梁舍未踰年其日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春秋之作懲姦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弑而不曰君則亂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陸淳微旨○舍未踰年其日君何也所以正商人弑君之罪也君未踰年稱子緣

人子之心而立其義弒未踰年稱君緣臣民之義以正其名（牛運震）傳○舍即位纔四月而稱君者未踰年但不以爵稱耳君臣之分則已定也（葉酉究遺）

僖九年秋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

哀五年秋九月齊侯杵臼卒冬葬齊景公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總論見前

國無二君而得列於會則雖其人為逆賊亦得稱君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夏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凡篡弒之賊春秋皆成之爲君歐陽永叔曰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春秋皆不絕其爲君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矣然所以得成爲君者亦以國無二君也季本私考桓元年 ○孔疏見下曹伯

文十四年秋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夏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十七年夏公及齊侯盟于穀十八年夏五月齊人弒其君商人

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爲賊北面而君之者三年以爲賊則不當事以爲君則不可弒今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弒其君也張洽集注 ○春秋位號從主人不以正不正未嘗有國雖鄭忽不可不謂之世子嘗有國雖商人不可不謂之君陳傅良後傳

成十三年夏會伐秦曹伯廬卒于師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冬葬曹宣公　十五年春會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傳討曹成公也　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傳曹人請于晉晉歸之　十七年夏曹伯會伐鄭同盟柯陵　冬再會伐鄭　襄五年秋會于戚　冬會救陳　七年冬會于鄬　九年冬會伐鄭同盟于戲　十年春會于柤　秋會伐鄭　十一年夏會伐鄭同盟亳北　秋再伐鄭會蕭魚　十六年春會湨梁　十八年冬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

春秋弒立者既列於會便成爲君鄭國不得復討晉侯既列曹伯于會盟後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也宣元年會平州以定公位既得與會即爲黨援晉若討魯齊必救之於是晉竟不伐是由會齊而位定也孔疏成十六年

襄三十年夏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昭四年夏蔡侯會于申　又

會伐吳　五年冬叉會伐吳　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

蔡般稱侯罪蔡人與之爲君諸侯與之盟會也胡銓春秋集

國有二君而皆嘗列於會則皆得稱君

僖二十八年夏衛侯出奔楚　衛子會盟踐土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鄭之出兩月而復國衎之出十二年而復國內外二君不以爲嫌者國人既君之諸侯既會之不謂之君可乎雖謂之君而外君不沒是不與其爲君也夫國人君之非國人之罪也國人有承命之義也諸侯會之諸侯之罪也諸侯有討罪之責也所以責諸侯也張大亨通訓

成十四年冬衛定公臧卒十五年爲獻公衎元年　襄十四年夏獻公出奔齊　自成十四年至襄十四年屢會衛侯列于會獻公出奔殤公剽立

襄十六年春會湨梁十八年冬同圍齊二十年夏盟澶淵二十一年冬會商任二十二年冬會沙隨二十四年秋會夷儀二十五年夏會夷儀書衛侯此皆殤公剽也

襄二十五年秋衛侯入于夷儀獻公也　二十六年春衛甯喜弒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

鄭厲晉文之入國忽昭公與國懷公皆不書殺書殺是有二尊也衎列於諸侯之會十有三而後出剽列於諸侯之會七而後弒衎入稱侯剽弒稱君春秋皆不沒其實不得而廢也必若鄭忽晉圉乃得而廢陳傳見後傳襄二十五年○剽賊也以爵預於會著其簒國之罪耳衛侯鄭之奔也叔武攝位不敢以君位自居故春秋如其志而書衛子今剽也受國於賊臣卽以君位自居而預於盟會故春秋亦如其志而書衛侯以著其簒竊之罪家鉉翁詳說

國有二君而其一未列於會則在位雖久亦不稱君

桓十二年冬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鄭伯突也突篡兄而立春秋以君許之何也內外君之則以君書之不没其實也不能君者則否州吁陳佗是也蘇轍集解○以篡得國苟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以為彼國之君也春秋亦從而君之從其實也武父之鄭伯是也苟其雖正適而未成君也其大臣不之君列國之諸侯亦未以為彼國之君也春秋亦從而名之從其實也曹羈鄭忽是也呂大圭或問

桓十五年夏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鄭伯突入于櫟

忽奔不爵未即位也突奔而爵已為君也春秋非崇突之不正而卑忽之正也從其實而已忽歸君鄭卒諡昭公無一事見經

未交政於諸侯也突保一邑不得主宗廟社稷十餘年而垂之遇稱鄭伯突交政於諸侯也春秋非黜忽亹子儀而錄突也亦從其實而已先儒謂國人君突不君忽者誤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桓十五年

○又曰忽亹子儀不得一事見經者舊史不書夫子不得益也舊史所以不書者諸侯始終以突爲君魯始終以突爲君故也葢鄭突與衞衎不同鄭忽亹儀與衞剽不同春秋紀事之書因會盟侵伐而書諸侯則忽亹儀之不與者不可得而書剽之與會者不可得而削從其實也不然以忽之正而不書以剽之亂而書之春秋其爲撥正扶亂之書哉又莊二十一年

○突稱鄭伯以諸侯君之也君突故忽與子亹子儀之弒殺俱畧而不書徐庭垣管窺

桓十七年傳鄭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杜注亹昭公弟

桓十八年傳齊殺子亹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杜注鄭子昭公弟子儀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蘇子由以鄭伯爲子儀謂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春秋皆君之其說辯矣然此鄭伯實厲公也春秋於世子忽猶不書爵而况子儀之微者乎書鄭伯非與厲公也不沒其實也 張洽集傳引胡氏通旨 ○杜預蘇轍以此爲子儀非也突之奔入書名繫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出奔不稱子復歸不稱爵以其實不能君也而况子儀 程公說分紀 ○桓十五十六年兩伐鄭齊陳二君皆納突者以突爲君也故會者突也惟子儀未與諸侯會故莊十四年被殺不書弒而突亦不書復歸若衛剽與諸侯會則書弒而衎自夷儀入書復歸矣 徐庭垣管窺

十四年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六月傅瑕殺鄭子納厲公

愚按鄭子儀不見於經凡經書鄭伯諸說斷以爲厲公是也厲公列於諸侯之會諸侯君之故稱君忽與子儀未列於會諸侯未嘗君之故不稱君皆舊史據告辭之文也程子謂忽不能保其位故不爵未是

桓十六年冬衛侯朔出奔齊傳公子黔牟立　莊六年夏衛侯朔入于衛傳放公子黔牟于周

按黔牟未列於會不見於經○黔牟之放不書何也會既黨朔不以黔牟爲君君書放黔牟於周則放大夫之辭義不可也故闕焉朔爲天子所黜而入仍與爵何也春秋於竊國之賊苟國人及諸侯君之則書爵不沒其實也使朔之入衛突之入櫟不舉其爵則疑於當時不以爲君後此會盟侵伐交政於中國者

不知其爲何人而亂賊公行之迹轉不見於後世矣方苞直解

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杜注○公子瑕立已逾年不成之爲君而止稱公子胡傳謂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雖爲咺立辭其位而不爲君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所惡也此以瑕爲賢褒而稱公子也王氏沿則疑瑕與咺比謂叔武爲君命奉之以受盟故稱衛子若瑕者元咺君之非其君也與咺同戮而稱公子不與咺君之也此以瑕爲惡貶而稱公子也二說皆未達春秋之例也惟杜氏以爲未會諸侯故不稱君爲得之蓋衛公子瑕與鄭子儀正同國既有君已又未列於會是以皆不稱君也然則瑕賢邪惡邪褒之邪貶之邪曰瑕既無曹臧之節亦未有宋馮之謀則書曰及公子瑕而已矣彙纂案○

瑕立踰年不稱君非君也爲晅私立也郝懿行說略　○衛侯雖出晅之君也瑕雖得立晅之私也出者正以義立者尊其名而後天下之爲君臣者定其異於剽之稱君者剽既列于會諸侯已成之矣因而稱君勢所定也既立而弒甯喜諸臣先君之矣因而稱君分所定也使瑕見殺于晅亦當曰弒其君而此則衛侯殺之故異也高訥然釋經　○瑕元晅所立不得比于衛人立晉也立雖踰年未列于會不得比于衛甯喜弒其君剽也然君出代立又非衛人殺州吁之比也故變其文曰衛殺其大夫元晅及公子瑕戴祖啓五測

未成君者不稱君

隱四年秋衛人殺州吁于濮

義見下條

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胡傳○其曰齊人殺無知何是不成君之辭也向也州吁之弒衞人爲之變不踰年而卒討之今也無知之弒齊人亦爲之變踰年卒討之是故無知不成君而雍廩得書人是國有臣子也陳傅良後傳○春秋初年三罪三討衞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皆名其爲賊不以爲君善其能討賊也乃若齊之商人楚之虔曠歲歷年然後假手他人以迄天討既爲臣民所君雖欲用州吁無知之例名之曰賊有不可得也家鉉翁詳說○正其爲賊則以賊討之州吁無知是也凡弒君之賊見殺稱君稱爵者不正其爲賊不以賊討之也齊商人蔡般是也國人以賊名之則春秋亦以賊名之國人不以賊名之則春秋亦不以賊名之據事直書而褒貶見矣

呂大圭或問 ○亂賊稱君者見本國臣子鄰國君臣皆不能討而成之爲君也苟有一人明討賊之義則名之爲賊而不成之爲君矣州吁無知陳佗是也吳澂纂言 ○無知弒君雖逾年止數月耳未成爲君其不當稱君宜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桓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佗弒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爲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爲君也不以爲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春桓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弒君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弒父及其見殺而稱爵則齊蔡國人皆以爲君矣聖人之抑揚與奪深切著明故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胡傳 ○陳佗既踰年矣而不稱君何也齊

無知亦踰年而不稱君葢嘗時一國之人異邦之人猶知其爲弒逆也呂大圭或問○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心正理猶存故蔡人不以佗爲陳君而殺之方苞直解○佗君陳一載書法與州吁無知同與商人負芻異者旣伏誅則正其爲賊誅一人辭也未伏誅仍成其爲君譏一國辭也旣君之而復弒之則與弒君同科春秋名分之嚴如此高澍然釋經○穀梁曰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其說與公羊賤佗淫于蔡之意同皆非也夫齊襄文姜之淫亂可謂匹夫行矣齊襄何以稱侯而不名乎及其被弒何以曰弒其君諸兒乎程端學三傳辨疑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未成君義同上○杜義見總論張大亨說見前嗣君書法總論

以上亂賊未成君者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說見前未踰年不書子門

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杜義見前總論

昭元年秋莒展輿出奔吳

杜義見下

昭八年夏陳公子留出奔鄭

公子留莒展輿書名者篡立未列于會也諸侯即位上有王命次則列國以爲班然後成君故凡不受先君之命者雖已踰年不與諸侯會而出奔皆不稱爵杜預釋例○曰公子世子皆未成君之稱張大亨通訓○留立於招不書子者立非其正不成爲君則猶

是公子也 直解 御纂

昭十一年冬楚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張說見上又見前嗣君書法總論

以上爲人所立未成君者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終

嗣君稱爵不稱爵總論

踰年而後改元即位於內稱公於外書爵未踰年於內稱子於外書某子世變相尋未踰年既葬卒哭而即位焉踰年乃改元此諸侯之失禮也春秋因其既嗣爵則書爵彼未嗣爵者而我以爵書可乎彼既嗣爵者而我不以爵書可乎是故先君雖未葬既踰年則書爵桓十三年衛侯成三年宋公衛侯是也書爵與國內稱公同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書曰公即位踰年也未踰年雖既葬曰子文十八年書子卒僖二十五年書衛子未踰年也是故諸侯即位以踰年爲斷不以葬未葬爲斷有既葬未踰年而書爵者宜十年書齊侯成四年書鄭伯既即位嗣爵矣春秋不得而書子也文十四年齊弑其君舍先君未葬未即位而書君義素定者也書君不與書爵同不可以爵書

者正其君臣之分則可也僖九年晉殺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索定而未即君位也十年弒其君卓哀六年齊弒其君荼踰年即君位而後得爲君此義明而嗣立之際嚴矣戴震文集春秋改元即位考